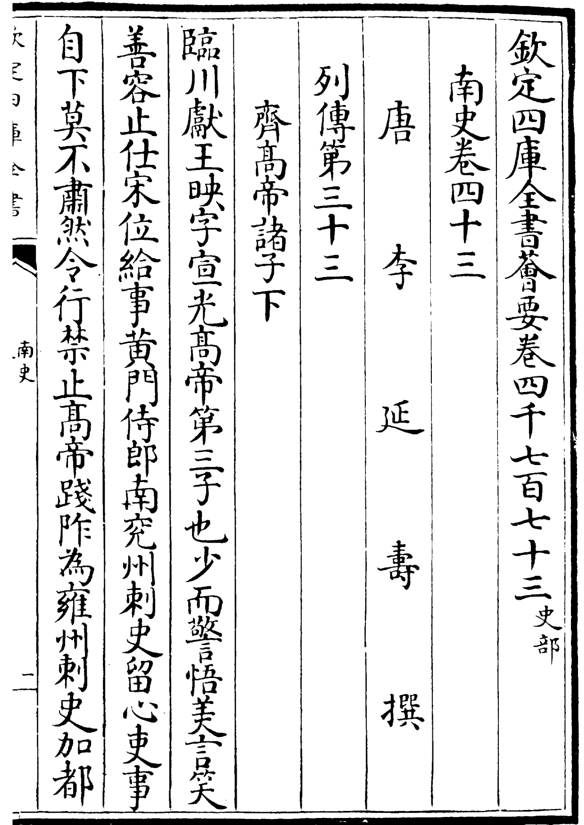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七十三 史部

南史卷四十三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黄門侍郎南兗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為雍州刺史加都

督封臨川王甞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賔客風韻韶美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髙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為

黄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曲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鬬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

恱臨崩以昺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昺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昺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昺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昺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昺亦不見親寵當時

論者以武帝優于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

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

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

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

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

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曄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

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

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往每抑割之三昧鼻小字也故鼻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鼻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横以為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頴儁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

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㬥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
祠部尚書巫覡或言㬥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
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
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悅
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
禄所入皆與參佐賔僚共之常曰凡作天子何畏弟無
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
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

文獻王謂曅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曅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為當時獨絶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曅也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名曅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曅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

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問曅曅曰臣山甲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曅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曅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曅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

訊諸王皆出曅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曅至引見問之
曅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
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
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曅衣單進襦於
曅曅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曅曅留儉
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
去尋為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
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孫未
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
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劒
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
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
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

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顔色聖顔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

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

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宫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内與毋陸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籖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

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䖏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

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令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具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衣象時為祕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象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

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熹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熹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

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絶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啟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

曇晳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晳還説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

冢無復棺但有石榔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甞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别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窻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

里街巷買圖籍碁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
常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
陽王鏘曰闍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
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
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别駕江祏等皆相
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别文和流淚曰下官
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
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

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闍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且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

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度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鏘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迫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遥光才力可委之意鏘答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鏘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鏘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鏘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鏘以手擊却數人

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斅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乎

南平王鋭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户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鋭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鋭典籤叱左右斬之鋭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説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毎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啟

閭欝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令取往物後取令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纎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柟榴屏風倒壓其背神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堋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揷地百歩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内不無使役既先朝遺㫖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

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賚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凡㝅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

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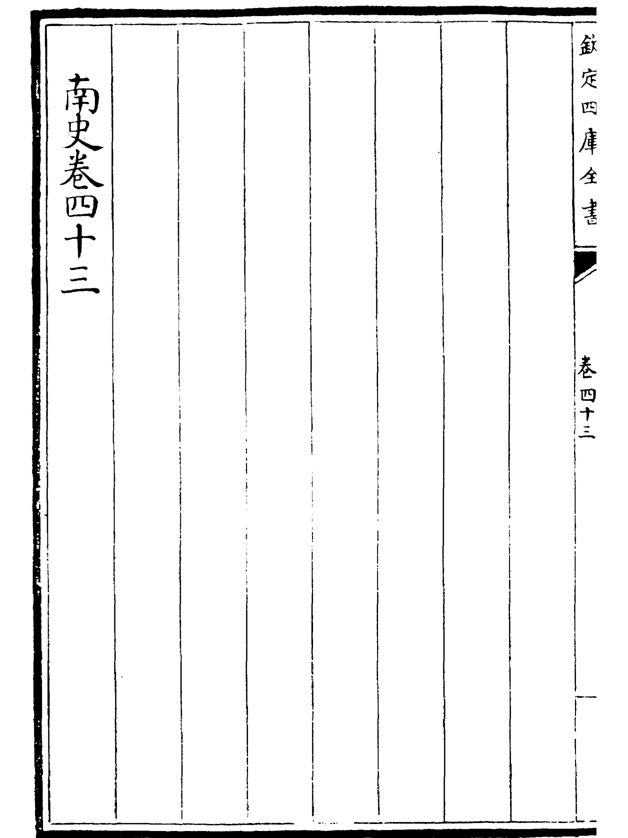
河東王鉉字宣脩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

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斆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

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理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已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録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

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永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洊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遂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南史卷四十三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始興簡王鑑傳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王

監本訛一今改从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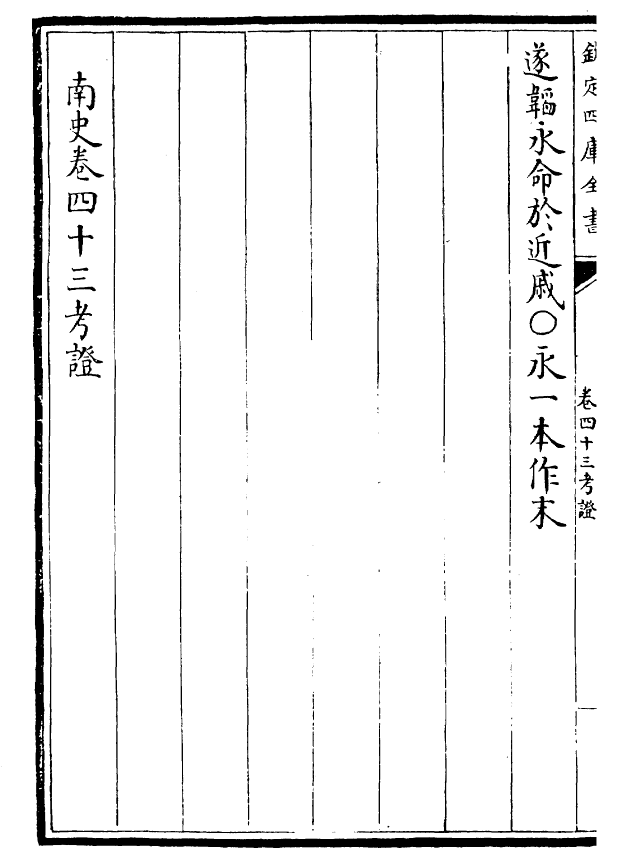
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邡一

本作郁

宜都王鏗傳左右誤排枏榴屏風倒壓其背○枏閣本

作楠又榴一本作瘤誤

史臣論禮地𤋮隆易生猜疑○猜疑閣本作推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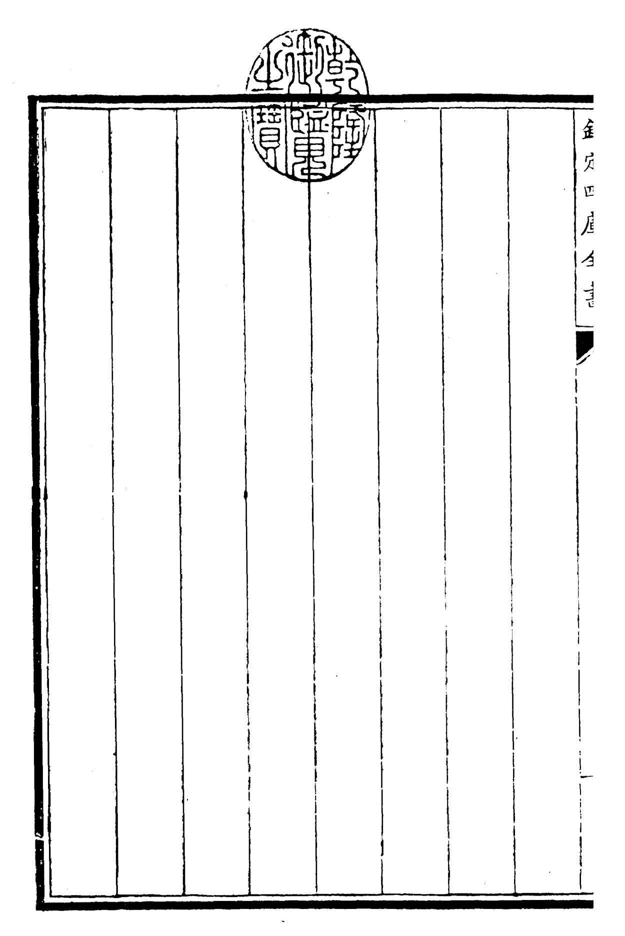
遂韜永命於近戚〇永一本作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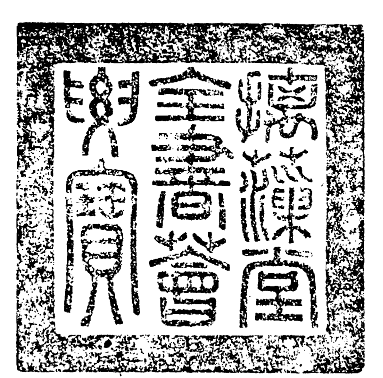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謹案卷四十二第四頁前一行置生三十人案南齊書作四十人

第十二頁後三行降封新塗侯攷南齊書作新淦縣侯案新塗新淦當時皆有封號今仍舊

卷四十三第一頁後六行風韻韶美刋本美訛靡據南齊書及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杜　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四十四 四十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七十四 史部

南史卷四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顔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
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

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祕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黄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

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鑾輿

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户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侯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没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

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髙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㑹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

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黄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為後來
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
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
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
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
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
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儉曰乾健震動天以
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

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甚有
條貫明年上将訊丹陽所領囙為南北二百里内獄詔
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録三署囙原宥各有差上晚年
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
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内殿
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壍等
其中起出土山地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
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

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
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
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
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
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
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
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
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

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

於東宫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宫得參政事内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宫上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宫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宫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毁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虚館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當

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若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贑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名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

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
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閤
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
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
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
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緦縞之日聞

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録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寛刑息役輕賦省傜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

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衞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

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軍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

檢行東宫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户前講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内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宫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

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殿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劒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

異志及薨甚悼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及薨遂

葬焉所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
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
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
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
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
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
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
政當灑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

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明帝慮有同異名諸王侯入宫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宫昭胄懲往時

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

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説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𢋓幐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

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為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廼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闗序賦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

郡公武帝即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荆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璿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未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

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輙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

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荆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内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

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教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名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悆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畧

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轝畧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畧而諂之法亮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艄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絶子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

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念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嚬蹙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

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櫬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

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華

不蓼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士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荊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

今以勤王之師横長江措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産弟于瑶之為計瑶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瑶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盆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衞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瑶之説子懋曰今還都

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説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説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内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董

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于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

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後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户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

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

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諶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䅶及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

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

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曅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曅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

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

范雲答曰諸長史以下皆無益諸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諂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

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髙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絶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毋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

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林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為荆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

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轉為右將軍

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
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為都督
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
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
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録也梁受禪封謝
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
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兖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絶東昏送少姫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㮇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名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

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内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

姓數十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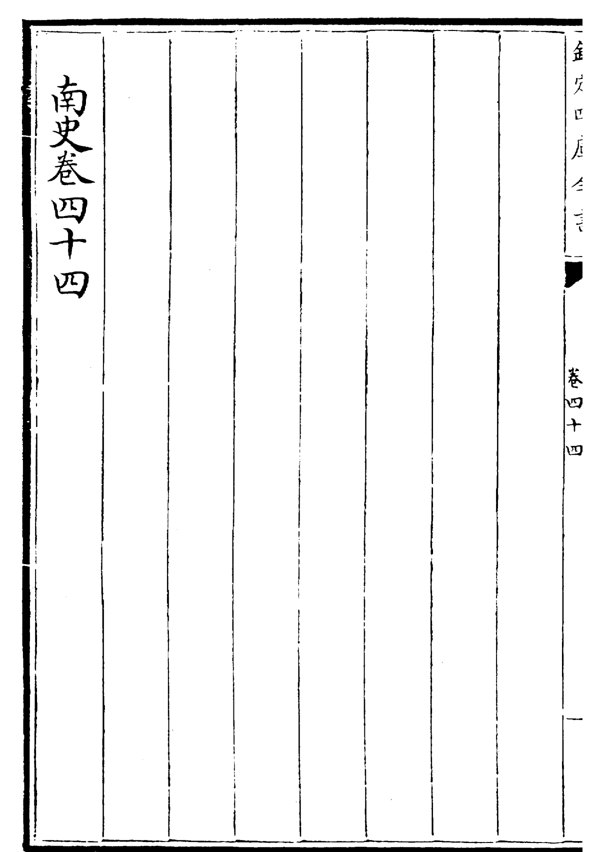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

為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於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

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寳玄親兼一體欣受家䄂曾不知執柯所指跗蕚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



南史卷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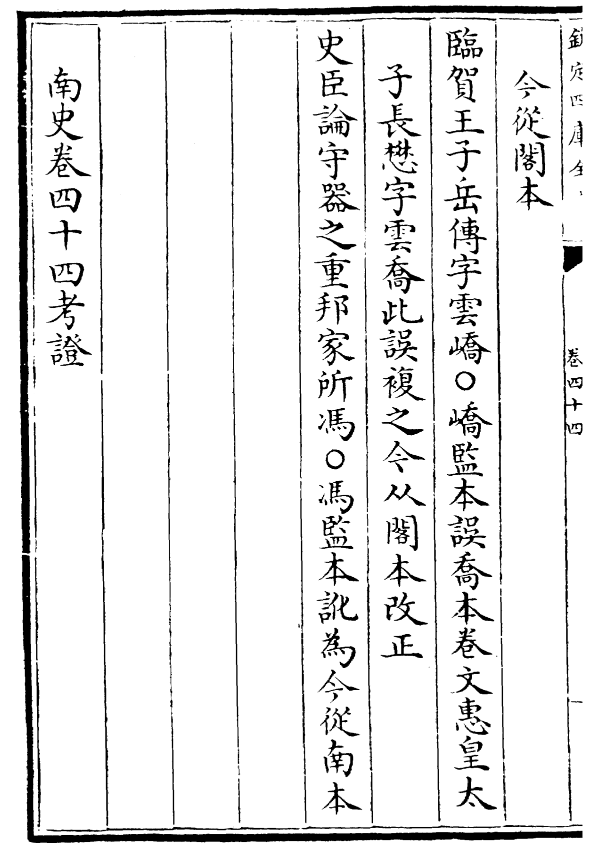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文惠皇太子長懋傳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果監本誤東今改從閣本

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賜其妻米百斛○斛監本訛解今改正

廬陵王子卿傳又作銀燈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燈閣本作鐙

魚復侯子響傳子響膽力之士王衡天○衡監本作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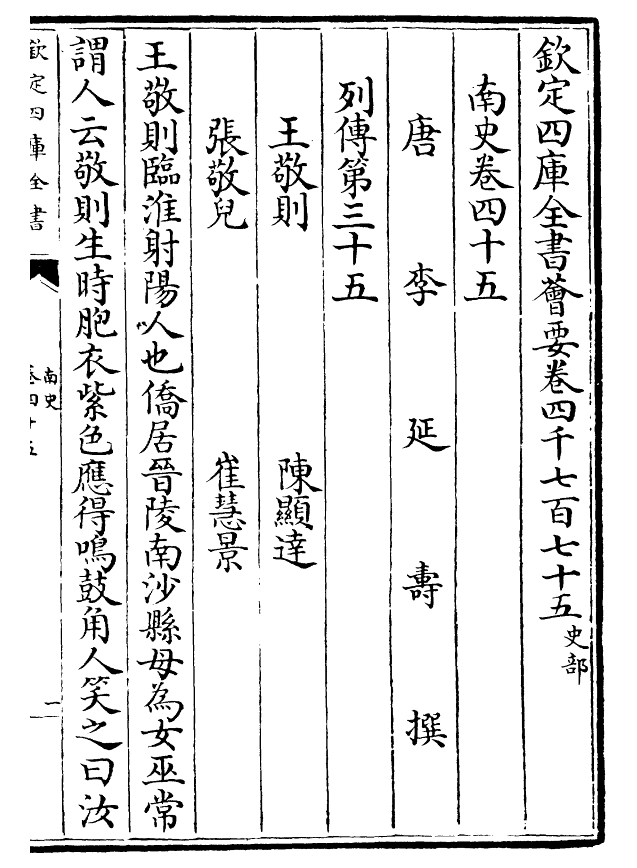


今從閣本

臨賀王子岳傳字雲嶠○嶠監本誤喬本卷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此誤複之今从閣本改正

史臣論守器之重邦家所馮○馮監本訛為今從南本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七十五 史部

南史卷四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

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掖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劒甞與既陽縣吏鬬謂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録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儇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閤

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旣陽令昔日縣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旣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刼逃入山中為人

恵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悦之元徽三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

每下直輙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内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宫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顔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令若不開内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内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令領軍劉韞直閤

將軍卜伯興等於宫内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閤掩襲皆殺之殿内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宫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宫内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别宫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

作因縁宮内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狥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録得一偷名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

皆逃走境内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析歎曰吳興昔無此析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説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臺庫以為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

殺婢勝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倖得細鎧左右

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為甘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内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

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
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
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
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悦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
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
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
而内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
内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

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頻銜使上偽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

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秖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鴆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

佐文武摴蒱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閤丁興懐曰官秖應作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横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諌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刼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

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
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朝
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閤將軍馬軍主胡
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
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
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
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
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

則大叫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林

監濮陽太守隷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
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
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
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出鏃出
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
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
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䟽歸
心齊高帝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

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

色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

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徴言問顯達荅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

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州刺史鎮彭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

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業以掩不備又遺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矟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

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蘺側血涌瀩蘺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宦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

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顗為弩弦黨同

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倮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乗輿勞樓下敬兒與黄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亭除

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令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陽縣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史没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

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

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擎之蓋以青繖狥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

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彦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勲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悦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

尤甚初征荆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敘夢云未
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
直上至天以此誘説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
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為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
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
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劒語人曰我車
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
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

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得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令舉體熱矣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

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

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

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

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黄閤

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為

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

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

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

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别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

帝以此嘉之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即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

坐樓上名慧景騎進圍内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竪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曾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令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彊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於時盧陵

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爲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昬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嚴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閤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

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㮚燈沈佚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

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擒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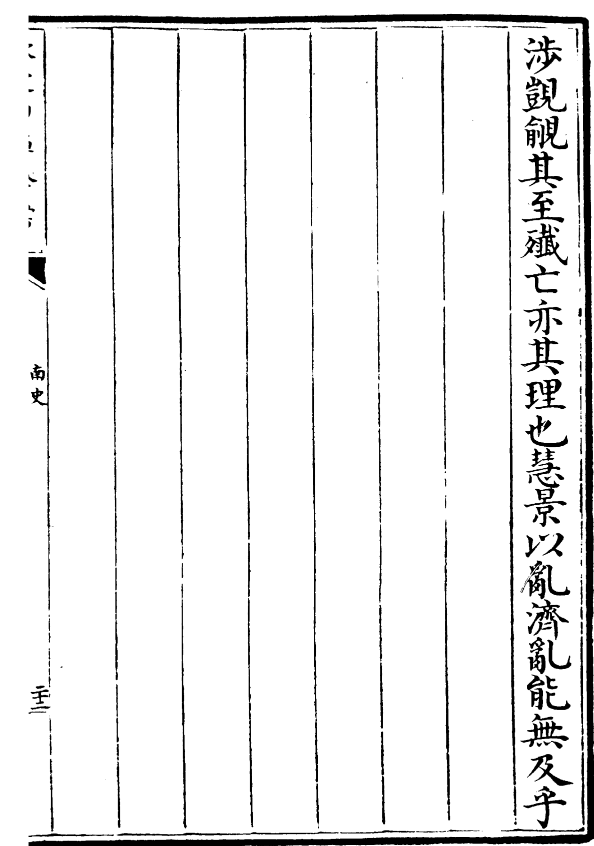
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騎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

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覔酒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内鰌籃中擔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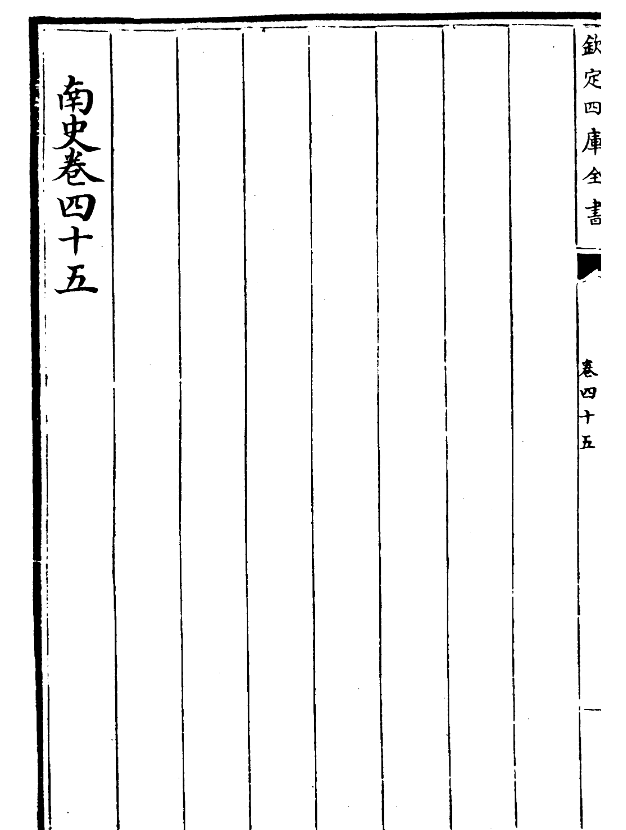
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内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棊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

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遥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畧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惟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疎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鳥盡之運内惑邪夢跡



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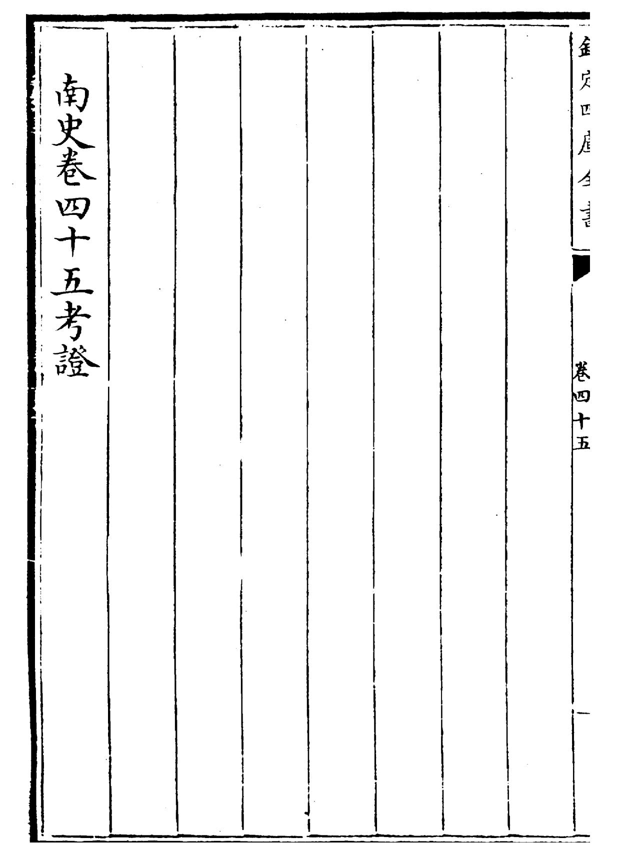
南史卷四十五

南史卷四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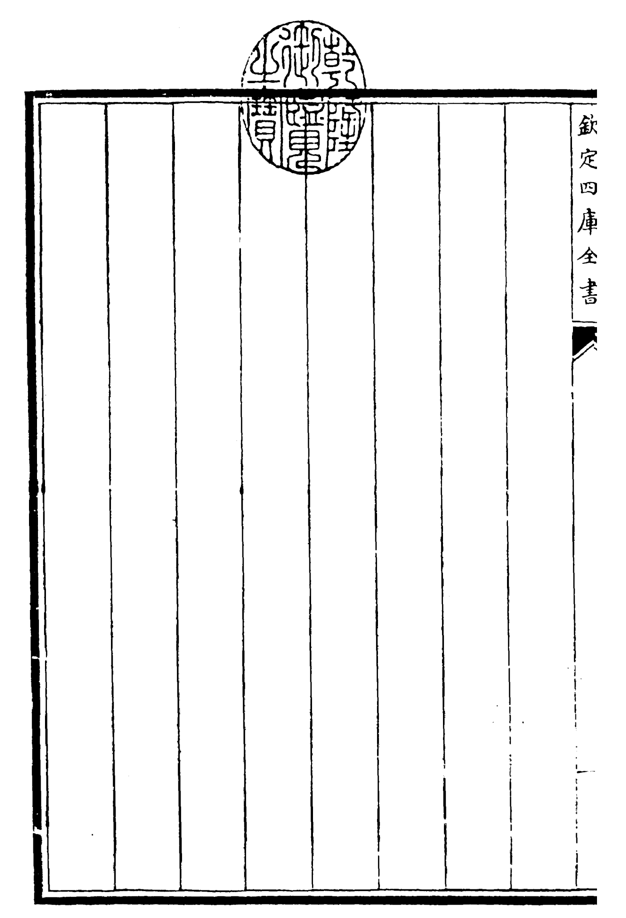
王敬則傳敬則問我昔種楊栁樹今若大小長𥌒曰虜中以為甘棠○甘監本誤明今从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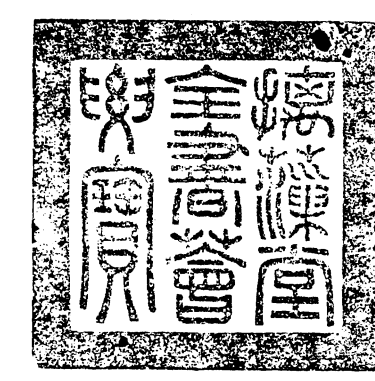
陳顯達傳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物閣本作許隨一作遂一作逐今從監本以為江州刺史鎮彭城○彭一本作盆

張敬兒傳敬則甚恨焉○恨監本訛敬今从閣本


南史卷四十五考證

謹案卷四十四第十八頁後三行阮報同産弟于
瑶之為計按南齊書作兄于瑶之
卷四十五第五頁後六行臣幾落此奴度内刋本
脱内字據南齊書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封襄陽縣侯刋本脱陽字據南
齊書增
第十五頁前五行生子道門案南齊書作道文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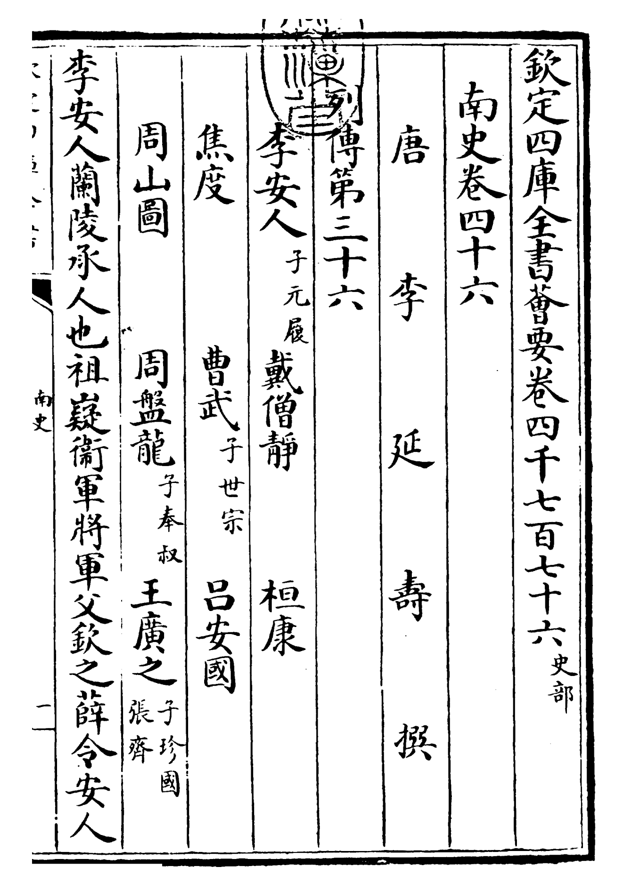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樊少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南史卷四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六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國 張齊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

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為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

遥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後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

泰始以來内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為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渠之魏軍退安人沿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人生擒之斬建康市

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令呼為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為祟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叅軍與王融游狎及王

融誅鬱林救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
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
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
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為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
冀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
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
右後於都私齎錦出事發繫南兖州獄高帝遣薛深餉

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内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輙大殺傷官

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名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

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

上不答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

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

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縶衆皆

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

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

陷陣旅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貴令貴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黒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黒拔白刄欲出仍隨高帝入宫高帝

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黄回回時為南兖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亂名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俘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

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顔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鬬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絶人帝名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為龍驤將軍為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為賊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

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為巳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為郢州度仍留鎮為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使轂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

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還都為貴戚追敘郢城時褰露穢褻之事其戇如此為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

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

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東昏即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恙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妓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

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輙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

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末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為劭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兖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為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為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

光禄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謚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絶衆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産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説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

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容啓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為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為西討都督啓山圖為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為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

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
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
興縣男武帝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
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
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
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轉黄門郎領羽林
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
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

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
軍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始為冗從僕
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沌陽侯高帝
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
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
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
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

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户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敕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

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矟後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為兗州刺史進爵為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

因大霧乗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絶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為東宫直閤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為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内無所忌

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鈴等物敬則有一内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内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遥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綦毋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既無别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

又求黄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户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户侯不復應減五百户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為寇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勔幢主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勔大賞之即擢為軍主廣之於勔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

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黄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黄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啓聞政恐得輿復

求晝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
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為侯武帝即位累
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為豫州刺
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
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
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為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饑
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
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内史討捕賊盜境内肅清罷任還

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别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為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

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名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衞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衞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内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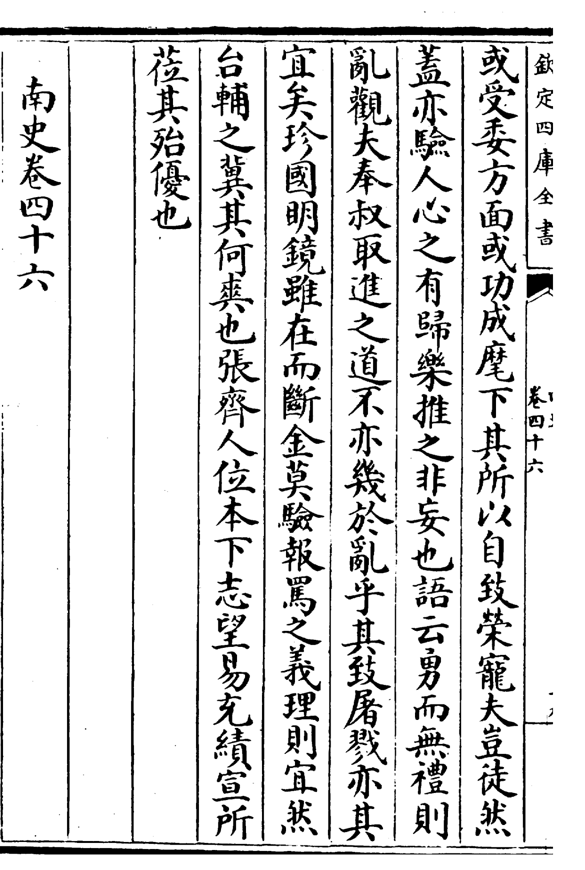
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灄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怏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荅坐即散因此疎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

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嚮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荆州司馬垣歴生歴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兖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宫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旦與

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脩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

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旣為物情所歸蠻獠
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
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
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
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
釁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
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


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南史卷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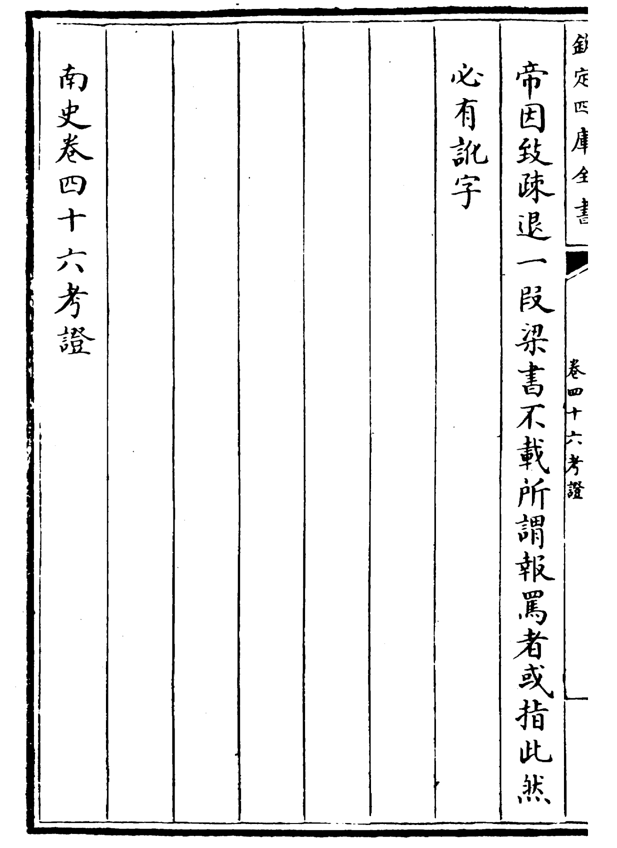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

李安人傳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又一項羽神事顧炎武日知錄所謂一事而互異者也

曹武傳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帶監本誤帝今改正

呂安國傳謚肅侯○侯監本訛侯今改正

史臣論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報罵二字不可解本傳意望台鼎心常鬱怏及酒後啓



帝因致疎退一段梁書不載所謂報罵者或指此然必有訛字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